說郛續

說郛續目録

弓第四十六

吳郡祝允明

李公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恭請笞其人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予婦翁李公琬琰集舊刻命學徒翻繕之衆請即用元本發之水司馬從之李故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宣大怒疏于朝言李泉以督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某事下所司立案而已後見劇原已院判笑謂予翰林舊

有一可笑事令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某人書扇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時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嘗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顧是本官不能作詩處詞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子翰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詩書與朱子反亦上于朝　上命答而遣之予謂又與朱季文爲對子也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有八句未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捌說耳水東日記言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郛中曾記之亦未暇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書大人丘謂叔梁紇句聖人名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身所化士如許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一也言弟子了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句作猶爲也可知禮也仁禮相爲用言七十子善爲仁其於禮可知大槩取筆畫稀少開童子稍明會理也

文字

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于之以大金應云胡金爾文字門稱都御史爲中丞府尹爲京兆之屬當觀語勢如何若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或致更變非也如官吏部屬書尚書吏部郎中曾掛使假一品服還尋繳納書賜一品服憲臣出巡易地名如巡按貴陽至姫領鄉舉書浙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字爲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裝庠之類不知

可乎

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爲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爵銜爲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兒人墳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侮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狥人爲詛詭多假記以規

謳猜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撥婦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判語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判杢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倒凸見心人稱之邢守邢公判重造郡門皷狀云務須縻綱齒鉅晴雨同聲又一守禁戢幘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圓守日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

守曰前後不露邊圓乃不覺一笑

破題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薔薇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簾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與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

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猶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猶公而忘私又强欲以樂人之樂

俗儉

江西俗儉果槕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置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塡輳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較差雅部不曾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絲音然）最甚視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

有趙閎夫牓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厥觀聽益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七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狥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識爾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粧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為書者一覽可知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

者意蓋用欲取先子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者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卽此之退曰者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逢紀一頭兩身藥詣野一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擁立門傳於邏廠中人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

丐提孩去明日內市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自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夜半乙稍蘇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賕棄屍箠楚之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舁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

晰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罔知為我殺人今若此曷不白之官因遞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棄市若濟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癩虫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簏箱稍上書一銀字為識舟人以為銀也乘其醉縛而沈之南方過癩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則易若女染男者亦自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

㤅置女陰中既輸洩則抽出漿精與蟲悉在其中郎乘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不以貴賤知體蘚癩者家使開官隱者有罰焉

驢姦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爛媼事予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置一驢室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日三婦磨麥少休驢

舒息久之游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往就之畏郎巳一繼之不勝而退一晒而往稍縱焉畜遂乾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濮濟北江都王及僧祕律猨猴精舍比丘難提死馬等甚多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丐戶

奉化有所謂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亦婦女粉妝澤業枕席其始皆官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妻官設

之而徵其淫賄以迄今也金陵教坊二十八家亦然

奉鑾頓之祖齊氏室所生也

新人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以女暴疾辭而來僕因已洞悉之矣將家禮筵方設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寂然主人扣從者皆莫能對僕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而已

吳　徐禎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貢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别二牧皆覩詳其事故帨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道人新問壽算夢者見

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遂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旐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蹁躚擁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非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截

鋸郎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
曰即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
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
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
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玄徵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
脩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
神靈驗子今坎坷吾當代卜即見復也玄敬喜諾即
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

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予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援次年大比林御史塽郎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為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

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周其閎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齊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

雷蓬頭古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

人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歲化闕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馭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邈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扃閉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宇咸伺鎖鑰每雞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宮矣荊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賢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憮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願乞

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
勝怒齎道人繫之暝以狗血遂褫以葦令厭之桎梏
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
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
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
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
請共君別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餓
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橘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餓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為款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援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攝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巵邀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消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雄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怏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誰且謔䛤爲之結小髻無搖首則髮理如髺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弘治已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無聞道院

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久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君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扉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取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卵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瘧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

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覆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毋毀我欲所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强設于里塾又令黃冠畢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諾笑滿前毋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翕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閑廩甚侈怒曰彼將求福已耳且爲之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驥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阜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騈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覩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壇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見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

問其姓名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舍不假服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着弊衲不易寒暑性好餔餟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塡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粥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絶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値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欵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即舉手張口瞬息啖盡又將服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秫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飫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趺坐道上有

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櫓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顱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明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剌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鞏州掾嘗從州太守入

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
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
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
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
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
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
大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遂出太守問
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
眞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屢顯異迹　太宗時聞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濙遍游嶽問求訪之後于泰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廻鶴馭以慰虔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即是道帝不悦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竪舁一甕來即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

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即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噀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闊岸涘際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覔庭際了無跡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覧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嘗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來教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有卜者竊聽宏作卦輒從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為設卦曰家有貍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貍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貍奴當去何能久留後及期貍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尾撑

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旨踰垣而逃十於宏宏曰有府胥如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懇乞刑三日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府燕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央閶門都彥客家菊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敎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筮之卦成宏析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騎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即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扉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孰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其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

興衆搏大叫使者侯立中庭葛公瞪目視之曰爾何
爲者使者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辭行亦不返
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
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
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
賣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癰疾彥
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
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
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

驗莊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討借而來寓同旅舍禮試已畢北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藉滿案有一文秩即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使記憶既覺即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十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逼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為第一曰常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滸

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最論式唯是一篇令歲文場當有聯璧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寛康使其次即今孫光祿交鍪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豕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棨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

欲試之寄使人剖其腹作紙偏置聽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偏中乃邀公飲竟日偏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轝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逐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舁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吏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輿之語憒然無所荅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

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絶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矣然久不得飲聊爲一杯與爾求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身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脣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絶則生絶愼勿藥之第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

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濤爲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袞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跡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敢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覓豈望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单裌衣亦爲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畬歸過虎攫父去賽賽操刃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發大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藚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揄樹生蓮花五十餘朶李樹生豆莢若若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盗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墜啓視之火礫五枚叙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二黃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朔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縣左磎有一物横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箒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温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鄒曾為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曾殺之

其子求為報讐曾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

杯忽自躍墮地而碎曾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

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濼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為異偶過廟宇見

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綫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網忽獲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捷踏水爲之披靡乃知爲犀也

吳　祝允明

重書走無常

鄷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聞邑博熊君君節鄷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躍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承勝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年歲未的）有江西光和以進士來爲酆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酆都觀觀在酆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與其陽殊極雄傑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官宇則所謂非陰也其下即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光和初至問衆請岸然曰焉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

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常
祀之然後毀除即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此
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廡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畧無瞻
拱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守者視之遍返駕言伺
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
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轝而僵光蹴開顧左右
應是卒死舁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
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毀此風妄云云者應
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

自起開之可驗者為不然一移動則即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為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即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恭聽郎其弟也因扣其室廬何似童述之郎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郡

曰其家有犬爽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
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瘈犬曰所噬者何如人曰即
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
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灑逯同趨徑歸於酆
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即併我返然
頗聞睦嘗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遂命人訊
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覲熊謝且欲加
整飾官觀以致皈依之誠覩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
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榜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

諸暗獎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鐫之石立觀中以示來信今猶存焉

靈哥

靈哥事海内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往往與人纏綿結託爲友朋昔景泰中有雲間張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住山左

一學職爲先公言嘗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人閒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無入水既各吞之皆躁甚腑臟若烈焰燒炙彼不能忍竟入水浴即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今嘗時張循其言領畧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

時祈兆於彼得驗凡言辭當宦游其地後輙果得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諏之無不響答其所處在曾橋關旁民家一室不甚弘敞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咨祈者但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蠭蠅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襆有若干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至謂禍福或不甚驗或曰其物巳往今其家造僞耳

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與之甚暱非此婦不嘗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眞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延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所藏其物亦處于驛舫北至京不肯入城强之不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天顏荅云禁中獒狗與嘗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覺露二人

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殛訖下山各以爲謗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莽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間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搆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嚮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

嗔聲良久姑來問之云有二皂隷青衣攔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姆叩排但久之簾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非凡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姆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有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服諦察得脫奔逬而來矣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為某捉鬼嘗為人送鬼自持

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旣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寃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旣而與童皆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妻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

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叟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甚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竊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頗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大過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旣長胡將以嫁人

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旣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旣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强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者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棄已且無子漫取歸畀其妻育之兒無他異弟令瞑不開久之以爲盲其人曰雖無目吾旣取之不忍復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僧行甚高遠近投體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

逝復集衆叅禮師即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中出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譴從之所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闇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試言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既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逡巡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衜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問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落遂呼女析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遝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即去夫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詫瞞之而外巳窺其所爲矣抑之始詰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

人畜之知爲妖亦無以禦之試令盜索貨物無不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踪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繞周牆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

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即墻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乎日故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因叩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爲遂尾其同輩行得之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俱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遂歸不

喚翁媪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詢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覷之殊倩媚嫣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㸑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温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殽胾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嶄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子恐

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宵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嫗因候夜伺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嫗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詰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鬧于官令汝獲罪汝宜速拒絶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恐情執以鬧矣子不敢違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絶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徃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即自承伏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始是妖祟非人

也不下刑笞致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
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巳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
衣邪袖中鍼線迹與我子不能奪仰付之翌日復於
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子之剪歸女復迎接
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迹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
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
其家女巳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
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
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繖盆而下雷火

彝製殊不能進亦回遶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曰女之姿貌舉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綠悉新裁製也彝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即脫之與一榔黃衿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援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適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娘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耶公亦何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問其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常是吾女耶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懸

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廵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即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即斵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葢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衆其不知而怨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殢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

絶後了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横林査老

毘陵之北地曰横林有査老者屆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寃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即査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某當行某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爲査席仍聞査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

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泯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亦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

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恭神鑒其誠閔而貸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水寶

弘治中有囘囘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囘囘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囘囘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囘囘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

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實理回回怒將捕擊民懼乃問於縣縣令亦令紿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日令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沓變試問此何物邪回回言若等知天

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囘囘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邪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黏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幽怪錄

錢唐田汝成

吳生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曰吾旦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畱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為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為常居數月寺僧覘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

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艷麗選充内庭病卒權厝西廊三年矣曩嘗出爲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君鄰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鶯曾其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戴厚甫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董太尉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洛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呼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促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

山井幹皆以大方石甃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

程迥者伊用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前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嚦嚦可辯自言王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

飛去不知所在

江干民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聞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而訪

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徹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旣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五通神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

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凜凜乎有摇手觸禁之慮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决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

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倒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眞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牒之吏則

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
虐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
投之厠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闢者皆掩
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扇店道人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
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
清風然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
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買扇

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張居士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修文坊扇子巷内設輔真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齋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于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泥孩兒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鬻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至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月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釆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寄置箱篋明

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張公鱉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公至柰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二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設齋預報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眞之壁間而去衆人咲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

啓於似道自往衆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唐道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熙保安太乙宫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府宵被罡風吹繫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内又爲天花隱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

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區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祗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語後至元丙子夢命方與人言之

劉家育犬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凉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欲入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沈遘堰牛

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菜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遂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欷歔衆潸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匯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王生金穴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谷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竊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爰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趙源再世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

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君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久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

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
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
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
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半
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
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
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
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
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

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籙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从之乃曰㝛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役靈隱寺爲僧